

老子评析·论语义释(下)

老子 论语

玉蝶花丛书

【程博长 编著】

「2500年前孔老夫子就告诉我们如何为人。
2500年后我们又该怎样演义这些为人之道？」

义
释

中国戏剧出版社

是不是做到“抱朴之信”才叫义？
是不是能够“设身处地”才是德？
是不是只要“忍气吞声”才称忍？
是不是时常“和颜悦色”才能受人爱？
是不是只有做到这些才是仁？

卷之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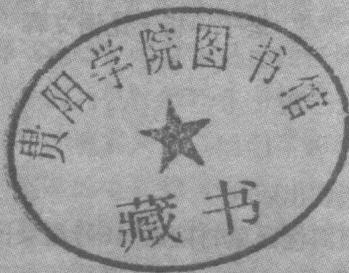
老子评析·论语义释(下)

001214614

老子
论语
义释

玉蝶花丛书

【程博长 编著】



中国戏剧出版社

贵阳学院图书馆



GYXY1214614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老子评析·论语义释/程博长编著. —北京: 中国戏剧出版社, 2008. 6

(玉蝉花丛书)

ISBN 978-7-104-02761-4

I . 老… II . 程… III . ①道家②老子—研究③儒家④论语—研究 IV . B220. 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8)第069175号

老子评析·论语义释

责任编辑: 吴淑苓

责任出版: 冯志强

出版发行: 中国戏剧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海淀区紫竹院路116号嘉豪国际中心A座10层

邮政编码: 100097

电 话: 010—58930221 58930237 58930238

58930239 58930240 58930241(发行部)

传 真: 010—58930242(发行部)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环球印刷(北京)有限公司

开 本: 850mm×1168mm 1/32

印 张: 300

字 数: 5000千

版 次: 2008年6月 北京第1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104-02761-4

定 价: 460.00元(全20册)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导 读

上那些不足的引申。

一、本书是解释孔子学说《论语》本义的一部书。本书在译文上严格本于原文的本义，但又能把原文中所欠断的意思和前后句跨度较大的缺陷给补充了完整，使其译文的字句达到了通顺易懂、意思连贯而又完整的地步，也能使一般的读者就能读懂和理解到原文及其学说的内在含义，譬如像1页的“人不知而不愠”、6页的“慎终追远”、42页的“朝闻道，夕死可也”等等就作了如此补充使其完整；而像这类优点和长处，在我书中比比皆是。

二、本书在解释《论语》原意义上是已往任何版本（包括古代版本）不敢与之相比的。因为已往解释孔子和老子所有版本的作者由于都没有进入到“道”的境界，所以他们在解释已经达到道的境界的《论语》和近乎达到道的境界的《老子》时总是显得格格不入、生硬死板，别人步亦步、别人趋亦趋的状态。由此已往那些版本不只是对深刻点的原本意思理解不到，就连一般性的、常识性的学问也解释错误，如像5页“贤贤易色”的‘色’字，他们总是把“色”字往女色和美色上靠，而不知道此处的“色”即是脸色，而脸色的进一步引申就是一个人的精神面貌或思想观念，而精神面貌和思想观念的改变就是子夏所谓的易色；像犯此类常识性错误在已往的那些版本中是随处可见的，如像18页中“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的‘为师’二字、172页“君子贞而不谅”的‘谅’字、105页“知松柏之后雕”的‘后雕’二字的解释等等都是犯的常识性错误；更何况对那些非得经由深刻而反复的思考、自身也得达到一定认识水准才能理解到的语句，如“人不知而不愠”、“吾道一以贯之”、“克己复礼”、“不患寡而患不均”等等，以及老子的“道可道、非常道”，“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等等对已往的注释者和解

说者来说更是云中雾里，不知所云。

三、在《评析》和《义释》上，本书在本于原文和译文的基础上，更是能入木三分，把老子之意和孔子之道的本义剖析和演义到更为清楚明白的地步，并结合当今最切实而先进的思想、理论和哲学认识予以更深入的引申和论证，能使细心的读者在读本书时获得更深刻的认识和理论上的升华。

四、本书还解决了和解释清楚了自《论语》诞生以来就被一些学者、特别是被近代一些偏激的学者误以为其中不乏糟粕这样的问题，如90页“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92页“不在其位，不谋其政”、159页“老而不死，是为贼”、176页“不患寡而患不均”、184页“唯上智与下愚不移”、191页“唯女子与小人难养”等等这类似的误解，还原了孔子在特定情况下、在特定命理中所说这些话的一定原因和道理，使人们更能明白孔子始终是站在理性的立场上说理性的话，即使是在感叹某种无可奈何的事时，其原本之意也是抱着强烈的道德诉求和社会诉求的。

五、本书由于紧贴原文的原义而作、并又加以灵活的演绎和发挥，所以它不但具有启发人们入学哲学、政治和道德方面的知识，它同样具有一定的文学文采：如72页“仁者乐山，智者乐水”的演义中，把仁者和智者与山、与水的自然关系及其秉赋描绘得如人如事，再如102页“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本句在译文时加上“情不自禁”四个字，就使其只知好色而不知好德之人的本态跃然于纸上，使读者也能感觉到译句的恰当与准确，像这类具有文学价值和文学意味的译句、演义和评析在两本书中也是随处可见的。所以本书不只是哲学、政治学、道德伦理学专职人员的参考之书，也可以作为初中、高中和大学学问的课文和语文教材来引用。

六、由于本《论语义释》与已往的版本在原意的解释上有很多的不同，所以凡看这本书的人，请备好此类书籍的任一种版本，以便对比其优劣和区别其不同。我在本书中把原文和译文与其他版本不同解释之处作了底划线的标记，以便读者的注意和对比。又由于本《义释》只注重孔子思想的诠释和演义，所以对只记载孔子起居和生活习惯的〈乡党〉篇与只记载弟子们言论的〈子张〉篇就没有

去转载、译文和演义了。

以上就是本书所具有的优点和长处，由于有以上的优点和长处，本书在解释老子之意和孔子之道的实力上可以挑战古今中外的任何此类版本，如果把我《义释》中和《评析》中所强调的那些原则和道理结合当今某些实际情况再作进一步的发挥，它就能理清社会上那些混乱的思想观念和消除人们对真理之道迷惑而怀疑的阴霾。所以本书具有非常高的学术价值和理论价值，并具有很大的市场潜力；如果能被学界、理论界和政界中的有识之士和社会中的精英们所理解和认识，就会生发出好的社会效益和正常的学术氛围来，也会对人们的思想观念产生良好的实质性的影响。这就是我这两本书所具有的价值和意义。

程博长笔

目
录

学而篇 · 第一	1
为政篇 · 第二	13
八佾篇 · 第三	27
里仁篇 · 第四	39
公治长篇 · 第五	53
雍也篇 · 第六	63
述而篇 · 第七	75
泰伯篇 · 第八	87
子罕篇 · 第九	95
乡党篇 · 第十 □□□□	□□□
先进篇 · 第十一	107
颜渊篇 · 第十二	117
子路篇 · 第十三	129
宪问篇 · 第十四	143
卫灵公篇 · 第十五	161
季氏篇 · 第十六	175
阳货篇 · 第十七	183
微子篇 · 第十八	193
子张篇 · 第十九 □□□□	□□□
尧曰篇 · 第二十	199

學而篇

[原文] 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译文] 孔子说：“学习文化和知识，并常常加以温习和巩固，不是一件很喜悦的事吗？有朋友慕名从远方而来相会，不也是很快乐的事吗？人不知（即不知道义）就难有愤慨（即“不愠”）之情，能为正义、为是非问题而愤慨的人不正是君子所为吗？”

[演义] 学习就如它本身的概念所规定的那样，一个是“学”，一个是“习”。“学”是接受原来没有的知识和文化；“习”是重温、检验、求证原已学到的知识和文化。孔子所谓的“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是孔子在学的过程中立志于对“道”的求索，在习的过程中又一步一步地加深了对道的认识和理解所获得的喜悦的心情；因此，并不是所有的人和所有的学习都能带来喜悦的心情，只有在自己思想里所树立起来的目标和在自己心里所深埋的对象，在“习”的过程中得到进一步的发现和印证时，才会生发出喜悦的心情来，否则的话，学习对很多没有目的的人来说还是一件烦恼的事。孔子能在学习中喜悦得起来，能在学习中废寝忘食，能在学习中不知老之将至，就是因为他不同于一般人而有一个崇高的学习目的——即对道的追求。由于有高尚的追求，很多积极向上的人就会慕名而来；又由于这些所来的朋友都是为了一个纯正的目的：即大家只为精神上的相慕，只求君子间的相会；而且还有很多人是从很远很远的地方而来，所以这样的事情自然使人心旷神怡，自然使人不亦乐乎！君子相见以“道”相会，不知不识不可能是君子，由此，君子必定是要有知识，有思想；有知识、有思想的人就必定有一定的价值观和道德标准，不符合这些观念和标准的人和事，君子就会为此而生气或愤慨（即“愠”）。君子的“愠”是为道义而“愠”，是为社会而“愠”，是为是非而“愠”，是为不公不平而“愠”，所以不为此而生气或愤慨的人，不可能是君子；只有有知有识、又能“愠”能怒的人，才是真正的君子。故而，诗云：“忧心悄悄，愠于群小”（《诗经》邶风·柏舟）此之谓也。

[原文] 有子曰：“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

[译文] 有子说：“如果一个人做到孝敬父母，又慈爱弟妹，这样的人就不会违背官长的意志；不违反官长意志的人就不会喜好作乱。君子要致力于根本，根本确立了就是大道确立了。孝敬和慈爱就是仁义和道的根本。”

[演义] 有子以为，人只要老老实实的遵从单方面的基本的道德规定，而这些基本的规定又在社会中普遍地建立起来，那么大道就会自然而然地确立起来了。但是，什么是最基本的规定呢？有子说，只要能孝敬老人，慈爱弟妹，就是仁之本，并进而推之，仁之本就是道之本。这样一来，有子就把天道，即孔子所倡之道，仅仅规定为道德方面的“孝弟”二者。但就其实，国家之道，社会之道，天地之道，不是“孝弟”二字就能概括的，即使在人伦之道的范围之内，“孝弟”二者也只能占据它应有的位置而不能全概之。——从这一节里，即可以看出有子在对道的探索上和规定上是怎样把相对的规定当作绝对的本质，是怎样仅及皮毛，而又是怎样求本而未得其本的。

[原文] 子曰：“巧言令色，鲜矣仁。”

[译文] 孔子说：“花言巧语，善于使换（即变换）脸色的人，必定缺少仁义之心。”

[演义] 刚、毅、木、讷近仁，是由于还保持着人原初淳朴正直的本性；巧言令色是自私加世故的必然结果。

[原文] 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往而不信乎？传不习乎？”

[译文] 曾子说：“我每天至少三次反省自己，为人办事是否忠心；与朋友交往是否诚信；对所学的学问和传承的礼仪规定是否常常温习。”

[演义] 这就是曾子习道与守道的活脱脱的机械和呆板的表现。

他不像他老师孔子那样，与人办事以礼义为先，合于礼的就忠心去办，不合于礼的谈何忠心。孔子与常人不同之处就在于他能把握到对人、对事的基本原则——即以礼义为本。而不会像曾子那样为忠心而忠心，为诚义而诚义，为传习而传习，而不知道在忠诚和各种道德规定之上还有一个原则性的道义，才是它们的主要之义。

[原文] 子曰：“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

[译文] 孔子说：“领导和治理一个国家，在原则问题上要严肃、要认真，才能建立起国家的威望和国家的信誉；要节约才能达到爱民的效果；使用民力时要合适，也要合于时令。”

[演义] 在国事上，在民事上，在一个国家所面临的一切时代性问题上都应该确立起经得起时间考验的最高原则，并按照这些原则去认认真真办事，这样才能在民众中建立起国家的信誉，也能使民众树立起他们对未来的信心。国家在眼光上放得远，在原则上斗了硬，在办事上认了真，这就是孔子所说的敬事。所谓“敬事”，说通俗点，就是不弄虚作假。一个不弄虚作假的政府必然会遵从节俭的原则，因为只有爱民的政府才会做到爱惜财力。即使国家极其富强和物质非常丰富，即使民风和民气已趋向浪费之道，一个认真办事的政府也会为风气计，也会为道德计，也会为国家的长远目的计而引导民众遵从节俭的原则。因为节俭能保持民众的纯朴和社会的正气。奢侈对中国这个具有特殊性质的社会来说，只能一步一步滑向堕落和邪恶，滑向滥征民力。所以在征用民力上，要因时而行，也要因时代性问题在内的原因而行。如果时代性的问题不适合征用民力，就不要强征滥用。这就是孔子所说的使民以时的意思。这三个原则极其重要的是“敬事而信”这一条，这是立国之本，也是千年、万年都不会变的天理。——孔子的伟大与不凡就在这里，他看清了事情的来龙去脉，他摸准了治国、治民的脉搏，他不但一个有高尚修养的道德家，而且还是一个最具资格的政治家，只是因为当时的当政者们，陷于时代的泥淖中，出于狭隘的利益，才使孔子一生奔波于上下求索的命运中。

论语义释

[原文] 子曰：“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馀力，则以学文。”

[译文] 孔子说：“年青人回到家里要做到孝敬父母，出到外面要懂得谦让，要谨慎而又要讲信用，要学会热爱大众，要亲近有仁德的人。所有这些你都基本能做到还有剩余精力的话，就应该多多学习文化，成为一个更为明白事理的人。

[演义] 孔子把一个合格人的标准定得并不是太高，并不是要求人人都要圣、都要贤，只是要求个人应该是一个正常的具有社会性的人，也就是说，一个生活在社会中的人应该受到社会性的礼仪的规定和约束，让他明白，在人伦和社会中一个人的自我已不再是纯粹的自我，而是由社会性复合出来的自我，只有懂得了这样的道理，才能明白自己在道德上应该遵守些什么，在行为上应该做什么。

[原文] 子夏曰：“贤贤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身；与朋友交，言而有信。虽曰未学，吾必谓之学矣。”

[译文] 子夏说：“一个崇尚贤德、并事事向贤德之人学习的人，就在不知不觉中改变了他原来的精神面貌（即易色）；他就能做到孝敬父母，竭其力；效忠君主，能献其身；与朋友交，能守其信。虽然他没有读过什么书，学过什么礼，但我觉得他已经可以算是学习过了的哪。”

[演义] “贤”贤可以易色，“贤”恶也可以易色，“贤”什么就可以易为什么样的色，这是人精神的可塑性决定了的。人的精神和性情是可变的，你雕塑什么样的东西，就造就了什么样的形。但所塑的形是否符合社会的需要，是否符合美好的道德，这才是人们、社会和政治应该注意的问题和实质。

[原文] 子曰：“君子不重则不威，学则不固。主忠信。无友不如己者。过则勿惮改。”

[译文] 孔子说：“一个有身份的人（即君子），如果轻浮、随意、不稳重，就建立不起威信来，所学的学问和懂得的道理也不能巩固。

论语义释

做人要忠诚、讲信用；不要去友好和结交那种不讲忠诚和不讲信用的人。有了过错，也不要害怕改正。”

[演义] 君子不同于小人之处就在于君子能自觉地肩负起道义的责任；肩负着道义的人如果不能自重，又怎能建立起引领民众的威信呢？又怎能把自己的好的思想、好的学识化之于民、化之于俗、化之于教呢？

[原文] 曾子说：“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

[译文] 曾子说：“办理和决策任何一项政治措施或国家政策，如果做到了慎终而追远的话，久而久之，民众的德性就会归于淳朴、归于宽厚。

[演义] 曾子说出了这句很实在而又有政治家风度的话，虽然不管他当时说出这句话时所针对的是什么，但他这句话确实说出了国家的政治应遵循的规则和方向。就政治而言，如果决策者和当政者把“慎终追远”当成座右铭来警醒自己、参照自己，看自己在为国为民的决策上和执政时是不是站得高、看得远、虑得深？是不是着眼于大局、着眼于历史、着眼于国家和民族利益的千千万万年？是不是决策的结果和执政的结果能使“民德归厚矣”？如果民德未归厚，你就未真正做到慎其终而瞻其远；你就最多不过是一个只顾眼前利益的庸俗政客，而不具有真正政治家的素质和资格。

[原文] 子禽问于子贡曰：“夫子至于是邦也，必闻其政，求之与，抑与之与？”子贡曰：“夫子温、良、恭、俭、让以得之。夫子之求之也，其诸异乎人之求之与！”

[译文] 子禽问于子夏道：“我们的老先生每到一个邦国，都要去了解那个国家的政策措施和政治意向，他这样做的目的是不是想求得一官半职，抑或是还有什么更大的欲求呢？”子贡回答说：“我们的老先生已经具有了温、良、恭、俭、让这些高尚的道德操守了。如果老师还有什么所求，也必定是不同于常人们的市侩之求。”

[演义] 以类相推，确实是了解事情的好方法。虽然所有的人都属一类，并且可以类比和类推，但事情的奇妙就在于人虽是一类，

而人的思想及其思想的境界可分出许多不同的类型来。子禽以常人的心态去度孔子之腹，只能看出子禽的学识和见识还很肤浅。子贡虽然也不能准确说出孔子胸中的抱负和理想是什么，但子贡根据孔子平时对生活的态度以及思想的意向，得出孔子之求绝对不同于常人之求。因为道德品质越高尚的人，他的追求也就越高尚；思想境界越宽广的人，他的志向也就越伟大。孔子自己也说过，他食无求饱，居无求安，富贵荣华对他来说如天上的浮云。——孔子的心志早已定位于“闻道”上面了，——所以，孔子必闻其政；是因为孔子清楚，一个国家的政治怎样，就是那个国家的性质（善恶）怎样，也是那个国家和时代有无希望的答案之所在。

[原文] 子曰：“父在，观其志；父没，观其行，三年无改于父道，可谓孝矣。”

[译文] 孔子说：“要评价一个年青人，就应该看他父亲在世时他的志向和抱负如何；父亲去世后又应该看他实际行为如何，如果在三年之中，他始终保持着父亲在世时的为人准则和父亲的遗愿，这样的人确实是一个孝子。”

[演义] 孝道的问题，在中国的历史上已把它提升到一个很重要的位置，特别是由孔子的弟子们在孔子去世后把孝道推到了极至的地步，好像一切好的东西都是从孝道里产生出来的，孝道几乎成了大道之母了。其实就实际而言，“孝”虽是道义中不可缺少的事，但孝在很大程度上却是由亲情决定的，孝与不孝主要是在生活习惯中养成的，并且在习惯上也是一个相对性的问题；只有理性才能使人自觉践行孝道。——其实，孔子也并没有在哪点把孝道提升到绝对的地步，就是在本节中，孔子的意思也只是说，一个人在三年的时间里始终还保持着对父亲的怀念，并且遵从父亲的遗志可见其性孝矣，而没有说孝是天道之本这类的话。

[原文] 有子曰：“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

[译文] 有子说：“礼的应用其目的是为了让人和社会达到一种

和气与和平的状态，并且这种“和”的状态才是最为有价值的目的，古代那些圣王就是以“和”的状况作为是道的最完美的体现。并且不管是大事小事都要以和的标准来衡量和评定，才知道什么是可行，什么是不可行的。如果只知道以和为和，不懂得用礼义去基定“和”的行为，那也是不可行的。”

[演义] 礼是一种包含着理性内容的形式规定，是人类从野蛮无序的状态进入文明状态的表现，是自然关系，社会关系和国家体系的基石。无礼不成其规矩，无规矩不成其人伦，无人伦不成其社会和国家。而没有人伦、社会和国家，人只能是一种绝对自然状态中的人——即野兽型的人。所以“礼”是人之所以为人的绝对必要条件。而礼的外在形式和内在礼义如果越接近于绝对道义的本质的话，那么这个国家、社会以及人民也就越文明、越发展。反之，将陷于外在形式的搓磨中而停止不前，或急剧倒退。“和为贵”的思想在中国几乎是得到了普遍的赞成和推崇。但究竟应在什么意义下“和”，这是思想必须要弄清楚、弄明白的一个问题，也是社会应该为此而定出的一个原则。有子最后也说到，如果只是为“和”而“和”，而不以礼义为原则和标准去“和”，也是终不可行的。

[原文] 有子曰：“信近于义，言可复也。恭近于礼，远耻辱也。因不失其亲，亦可宗也。”

[译文] 有子说：“诚信是离大道本义很近的一种品德，这种品德是具有实践性、可以得到兑现的。恭顺也是一种近于礼义的品德，它可以使人们远离耻辱；这两种品德都因其义与道义和礼义很相近（即不失其亲），所以可以立为一宗教义来教化人民。

[演义] 如果有子能把大道的道义和礼义的本义作为一宗教化人民的教义，人民就能自觉地遵守各种道德规定了。何只单单只是“信”和“恭”这两项品德呢？

[原文] 子曰：“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谓好学也已。”

[译文] 孔子说：“有一种人，在生活中，并不刻意于吃好和吃

饱，他的居所也不刻意于追求奢华和安适，但他们对事情的性质、发展以及是非问题是非常敏感和在意的，而他们在没有辩明事理以前是不乱下断言的。具有这样的生活态度和养成这种生活习惯的人本身就是走在一个正确的道路上，也可以说这样做本身就达到了好学的目的。”

[演义] 敏于事、慎于言、淡于欲是君子必须要具有的特殊品质，正是这种品质，才使君子日日上达、而不下达，才使君子有道而正焉。

[原文] 子贡曰：“贫而无谄，富而无骄，如何？”子曰：“可也，未若贫而乐，富而好礼者也。”子贡曰：“《诗》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谓与？”子曰：“赐也，始可与言《诗》已矣，告诸往而知来者。”

[译文] 子贡说：“如果贫穷的人不去讨好巴结别人，而富有的人不骄傲自大，这样的风气可以了吗？”孔子说：“可以，但不如贫穷的人能奋进快乐，富有的人能爱好礼义为更好。”子贡感慨地说：“像我与老师这样的讨论，能琢磨出更好的结论来，不正应了《诗经》所说的‘如切如磋，如琢如磨’这句诗吗？”孔子回答说：“正是这样，你可以与我谈论《诗经》了！告诉了已往的事你就能知道后来的事。”

[演义] 贫穷了，怎样才能做到轻松愉快呢？——只有知命才能使你获得轻松、获得快乐。穷要认命，富要好礼这种提法似乎不太公平吧？为什么同样是人，遭遇了贫穷，还要认那个命呢？但只要静心一想，正因为无力改变造成穷的各种原因和现状，所以才穷的。而这个“无力”有其历史的原因、社会的原因和自身的原因，概言之，有其所处环境前前后后各种各样和各方面的所有原因，“命”就是由这些先天的和后天的原因形成的。而这些原因不是靠一个翻身，或一觉醒来就能改变过来的；并且在未认识到这些问题前，人是被动的、受这些原因支配和摔打的，认识才使人获得了改变这些原因的可能性和主动性。人有了改变命运的可能性和主动性后，就能挣脱被动的束缚，把造成穷的原因一个一个的清除掉，把消极承受的无奈态度变成积极应对的不屈精神。所以穷认命不是要消极地去认命，